

# 北京城的沿革与水 —— 元朝

刘树芳

(北京市水利局 100036)

元代为避开永定河洪水对都城的威胁，同时也为了使都城有更充足的水源可以利用，将大都城的城址向东北移动到永定河冲击扇脊部。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选定在白莲潭（今什刹海）一带建设元大都。为巩固元朝的统治，迫切需要从南方调运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进大都，因而先后疏浚了南北大运河，同时试行海运。元代以前，漕船大多只能抵达通州张家湾。从通州到大都，虽有闸河和坝河可以通漕，但已废多年，坝河河窄水浅运量有限。史料记载：“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船不行”，主要运输“常从事陆挽，人颇艰之”。若“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为使漕船直达大都，元中统三年（1262年）都水少监郭守敬奏议“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费六万缗”。建议实施后，玉泉水入坝河，水源有了保证，促进了漕运发展。元至元十年至十五年（1273—1278年）开凿了皇家专用水道——金水河，上源是玉泉山一带泉水，玉泉水大部分供皇宫使用，入坝河水量减少，漕运受到影响。至元十六年（1279年）不得不大修坝河，西起元大都光熙门，东至温榆河，筑拦河坝7座，将河道分成梯级水面，分段行船，改行驳运。年运量可达80万石。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通航后，坝河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至正九年以后，坝河水源大减，河道淤积严重，致使“船户困于坝夫，海粮坏于坝户”，到至正十二年，已“舟不至京师”。

元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奏议在金代基础上重开金口河，认为“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广京畿之漕”。接受金代开金口河失败的教训，措施是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增设溢洪道），西南还大河，（卢沟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第2年开工，“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之木石”。元初开凿金口河，运送西山木材、石料，建设大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次所开金口河，由于设计周密，措施得当，使用了30年。这是引卢沟水比较成功的一次。于大德五年（1301年）因“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守敬）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元朝末年，至正二年（1342年）中书参议李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再开金口河，新河竣工后，启闸放水“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李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由于建言不当，工程失败，竟遭到了杀身之祸。丞相脱脱因支持开金口河也被发配边疆。金口开河虽然限于当时的条

件，不能成功，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现代修建的永定河引水渠，其线路与当年金口引水线路十分接近。

坝河通漕，仍不能满足大都的需求。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经过大量考察，提出了“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沿途汇集十余处泉水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经长河、高梁河“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即金代闸河）这样一条为漕运河道开辟新水源的建议，得到了忽必烈的赞同。遂下令“丞相以下亲操畚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把修建引水工程的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郭守敬。当年8月，运河工程开工，2万军民及官吏在郭守敬指挥下，仅用1年时间，从昌平白浮村至通州张家湾，一条长82km104步的运河开凿成功。这条运河昌平以下的线路与现代修建的京密引水渠线路走向基本一致，同时在工程上采用：修建“笆口”解决引水与防洪矛盾；利用上下闸解决船只过闸与节水的矛盾，等等水利科技，显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水利科技水平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另外，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全河24座闸全部为木结构，运行10多年后逐渐改建为砖石闸。通惠河完工的这一年，京杭运河也全线通航，再加上海运，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从南方运来，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汇集在大都积水潭，一派繁忙景象。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回大都，途径积水潭，但见“舳舻蔽水”十分高兴，遂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开凿成功，不但使直通大都的漕粮运输猛增，减轻了军民陆挽之劳，而且促进了人口集中，加快了大都建设，同时大大方便了南北物资交流，惠及了朝廷和民间，每年运送漕粮即达200余万石。因此有诗人赞曰“莫谓盈盈衣带水，胜他多少犊挽辛”。这条通惠河，后经历代多次疏浚治理，一直沿用到清代末年，前后达600余年。如今仍是城区的主要排水河道，2000年，高碑店以上部分重开游船。

通惠河的开凿成功，白浮泉等泉水通过白浮瓮山河引入西湖（昆明湖）进行调节，而后通过长河、高梁河引入积水潭，由此也造就出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具有调蓄功能的水利工程——瓮山泊（西湖、昆明湖）水库。通过水库对水量的调蓄，保证了通惠河的畅通与繁荣。这座水库，经过清代乾隆年间疏挖、扩展，使“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库容达300万m<sup>3</sup>，成为能引、能蓄、能排的综合水利枢纽，可发挥向漕运、城区用水、农田灌溉、皇家园林供水的综合效益。

（责任编辑：李宗新）